

陳淳淳

# 巴石河水映照絲路僑光



原鄉走廊

我乘車穿行在馬尼拉城中，一路風景次第後退，待到車輪駛上「中菲友誼橋」時，視野驟然開闊。車子平穩行駛在橋面，風攜著巴石河水濕潤的氣息撲面而來，低頭凝望橋下的巴石河（Pasig River），河水漣漪輕蕩，不捨晝夜滋養著這座熱帶的濱海都市。河道兩邊樓屋連綿，錯落的市井風貌順著河岸延伸。這條全長幾十公里，連接內湖（Laguna de Bay）與馬尼拉灣的巴石河，貫穿馬尼拉的主城區，見證了一代代的華人華僑，離鄉漂泊、落地生根的漫漫旅程。一河橫貫城池，一橋連通南北，河水穿城而過，橋身靜靜佇立，伴著一路車行光景，半個世紀的中菲邦交，百年僑民的輾轉歲月，都在眼前景致裡緩緩鋪陳開來。

巴石河的水，是馬尼拉的文脈與根脈，也是無數華人華僑遠赴重洋、落地生根的歲月長河。早在菲中建交之前，浩瀚南海的風浪擋不住華人遠行的腳步，閩粵先民背井離鄉，循著馬尼拉灣的潮汐駛入巴石河，他們落腳巴石河兩岸。彼時山海迢迢、故土遙遙，異國風物全然陌生，語言隔閡，風俗迥異，生計艱難，是漂泊遊子最真實的日常。

直到菲中正式建交，翻開兩國邦鄰友好篇章，五十一個春秋流轉，滄海成桑田，風雲皆從容。半個世紀的邦交，經貿互通年年增長，文化交流步步深入。而中國援建的中菲友誼橋，如同一條紐帶，串聯起建交五十一載的風雨榮光，串聯起「一帶一路」的合作與共贏，更串聯起萬千僑民扎根菲島、情系兩地的赤誠初心。歲月不語，山河有痕，僑心有聲，世間最好的鄰里情誼，莫過於山水相依、不負故土、守望共進。中菲友誼橋，是絲路精神的具象載體，是中菲建交半個世紀的最好勳章。

車子在橋面上緩緩行走，眼前是相融共生的兩岸煙火，心底是綿延百年的無數帆影。一座橋，盤活了一方水土，溫暖了一城人心。對於菲律賓當地民眾而言，中菲友誼橋是便利生活、提升城市格局的民生福祉；對於旅居菲律賓的華人華僑，這座由祖籍國援建的橋樑，是跨越山海的牽掛，是落地異鄉的安穩，是身處異國、背倚家國的踏實底氣。這座橋，也承載著文明的交融，橋上往來的行人，有本地居民，有世居僑民，有往來交流的各國友人。不同面孔，在同一座橋上從容相逢、平安通行，沒有隔閡，沒有疏離，只有日復一日的相融共處。

菲中建交五十一年，山河如故，橋心守土，絲路合作的腳步從未停歇，民生共建的故事仍在續寫。老一輩的僑民堅守初心，傳承文脈，以一生的堅守維繫兩國邦誼；新生代的華裔長於絲路新風之下，浸潤菲中雙重文化，行走在友誼橋上，眺望巴石河水，既熟知南洋風土，也不忘華夏本源。他們跨越認隔閡，推動文化交流、公益互助、青年聯誼，讓古老的邦鄰情誼，在新時代的絲路浪潮中煥發新生。一橋渡人，一水傳情，代代僑心接續，歲歲情誼綿長。

山河無言，橋樑有魂。時值菲中建交五十一週年，這座由中國援建的「中菲友誼橋」，橫跨巴石河面，既是馬尼拉重要的交通樞紐，讓山河無隔、行路無憂；更是「一帶一路」框架下，菲中攜手共建、絲路互通，文化交融的縮影。巴石河水滔滔不息，見證著援建長橋的歲月風華，見證著一帶一路合作共贏的豐碩成果，也見證著僑民家國情懷的赤誠。曾經跨海謀生的艱難歲月已然遠去，如今的馬尼拉灣畔，華人華僑不再是孤單漂泊的異鄉客，而是巴石河岸最深情的歸客，也是友誼橋上最堅定的守護者。

2026年5月25日

王強

# 月港與馬尼拉應攜手共赴世界遺產新征程

——寫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建築、遺跡與城市》叢書出版之際



絲路溯源

大航海時代開闢了人類歷史上首個真正的全球貿易體系。一條以中國福建漳州月港為起點，經馬尼拉橫越太平洋抵達墨西哥阿卡普爾科，再連結歐洲的「太平洋絲綢之路」就此誕生。這條航道不僅是近代早期全球化的重要起點，更是閩南與菲律賓千年友好往來最真實的歷史見證。作為明代中國唯一合法的民間外貿港，月港與馬尼拉命運與共、榮衰相依，共同構成海上絲綢之路中最具活力與國際意義的文化網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最新出版的專著《海上絲綢之路建築、遺跡與城市》叢書（Architecture, Monuments and Urbanism: Cultural Networks and Sea Ports on the Maritime Silk Routes）（海絲分冊簡體版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港口與文化交流》），匯集全球頂尖學者的研究成果，以「節點—廊道—區段」的國際學術框架，完整描繪了橫跨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至地中海的海上絲綢之路整體圖譜。書中由王強教授執筆的第二章《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東端的世界商埠》，系統闡釋了宋元時期泉州作為東方第一大港的突出普遍價值，與全書各章節共同建構出連貫、完整且兼具國際視野的海絲文明敘事。這部權威著作清晰揭示：海上絲綢之路並非孤立港口的簡單集合，而是文明流動、跨國交融、彼此依存的有機整體；跨國聯合保護與世界遺產申報，正是UNESCO一貫堅持的核心理念。

回望歷史，閩南與菲律賓的交流源遠流長。早在十世紀，泉州、漳州商人已航向呂宋，以瓷器、絲綢交換當地香料、珍珠與特產。宋元時期，泉州號稱「東方第一大港」，航線直抵馬尼拉灣，德化窯、晉江窯瓷器更成為菲律賓貴族的頂級奢侈品。至明代隆慶開關，漳州月港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民間外貿港口，一躍成為中國連結太平洋貿易的核心門戶，徹底改寫了東亞海洋貿易格局。

1565年，西班牙開啟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大帆船貿易，閩南港口隨即成為馬尼拉最重要的商品供應基地。史料記載，當時西班牙在馬尼拉採購的中國商品，超過九成來自泉州與漳州。月港商船滿載漳州窯瓷器、棉布、糖、鐵器，藉東北季風歷時約15至20天直抵馬尼拉，再由大帆船運往美洲、轉銷歐洲，形成「泉漳—馬尼拉—美洲—歐洲」的完整全球貿易鏈。可以說，沒有月港的貨源與航線支撐，便沒有馬尼拉的殖民繁榮，更沒有橫跨太平洋的早期全球化網絡。

隨貿易而來的，是閩南移民的大舉南下。以泉州、漳州籍為主的華人，成為馬尼拉最早、規模最大的外來社群。1594年，西班牙在馬尼拉設立岷倫洛（Binondo），這是東南亞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區。泉州商人工匠在此聚居，壟斷手工業、零售、造船與中介貿易，並將閩南建築、飲食、信仰與商業制度帶入馬尼拉，孕育出中西融合的「海峽文化」。馬尼拉市街中的騎樓、紅磚民居、宗祠形制，以及媽祖、關帝信仰，皆源自閩南，成為中菲文

化交融的永恆印記。

近年來，UNESCO高度重視海上絲綢之路跨國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申報。2017年的專家會議正式確立「節點—廊道—區段」框架，強調單一港口無法完整體現海絲的突出普遍價值，跨國系列申報是最符合國際標準的路徑。2014至2015年，菲律賓、墨西哥、西班牙聯合發起「太平洋早期全球化路線」世界遺產申報；2023年三國完成遺產清單與價值論證，預計2026年接受UNESCO評估。該項目納入馬尼拉王城、阿卡普爾科城堡、塞維利亞檔案館等重要遺跡，卻獨缺最關鍵的中國起源節點——漳州月港。

菲律賓雅典耀大學副教授潘特（Michael D. Pante）在該UNESCO專著的〈菲律賓馬尼拉城市史〉中明確指出：馬尼拉的繁榮根基、商品來源、人口結構與文化內核，均深度綁定中國福建南部的泉州與漳州；月港更是馬尼拉不可或缺的「母港」。此一權威論述，為月港加入跨國申報提供堅實的國際學術支撐。遺憾的是，若缺少中國段的參與，這條太平洋海絲路線將出現歷史邏輯斷層，無法完整詮釋人類早期全球化的真實歷程。

對比2021年成功列入世界遺產的「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月港的獨特性同樣不可替代。泉州代表宋元時期官方主導的印度洋貿易體系；而月港則是明代民間主導、以太平洋絲綢貿易為核心的重要港口之一，填補了中國海絲從「區域貿易」邁向「全球貿易」的關鍵環節。月港現存的古碼頭、督餉館、海澄古城、漳州窯址、聖美嶼沉船等完整遺產體系，見證了中國民間力量推動全球化的非凡智慧。

現階段，月港若獨立申遺，將面臨遺產完整性不足、主題與泉州重疊、國內申遺名額限制等現實挑戰。相對而言，加入菲律賓、墨西哥、西班牙現有的跨國聯合申報，不僅完全符合UNESCO跨國線性遺產的理念，更能快速補全太平洋海絲的歷史鏈條，實現「1+1>2」的國際價值提升。

因此，最具戰略性與可行性的路徑是：優先推動月港加入「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跨國系列世界遺產申報，突出其作為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中中國唯一合法起點與核心貨源地的獨特價值，並以文獻記載、考古發掘、銀錠溯源等國際認可的證據，強化月港與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塞維利亞之間真實的歷史連結。

文化遺產是人類共同的記憶，跨國合作是守護文明的必經之路。月港與馬尼拉同為太平洋海絲的關鍵節點、早期全球化的見證者、多元文明交融的典範。兩地攜手推進跨國世界遺產申報，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中菲友誼的深化，更是對人類共同文化財富的守護。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期待中菲雙方以UNESCO海絲專著為契機，以王強、潘特等各國學者共同建構的海絲圖譜為學術基礎，加強學術交流、遺產保護與申遺協作，讓月港與馬尼拉這道太平洋海絲「雙子港」，共同閃耀於世界遺產殿堂，讓千年海絲文明在新時代綻放更加絢麗的光彩。

林輝煌

# 美好的一天從「相信自己」開始



特稿

清晨醒來，不急於追趕別人的步伐，也不要一睜眼就陷入無端焦慮。真正美好的一天，從來不是靠運氣眷顧，而是從心底裡學會接納自己、篤定自己，以相信自己為起點，從容開啟全新的一天。

自我懷疑和盲目攀比，是人生最大的精神內耗。生活中很多人過得疲憊糾結，根源就在於太在意旁人眼光，太容易被外界左右。明明心裡有想法、自身有能力，卻總喜歡和別人比較；見別人風生水起，便暗自自卑；聽幾句閒言碎語，就輕易動搖本心。做事畏首畏尾，遇事猶豫不決，還沒嘗試就先否定自己，還沒堅持就早早認輸，往往不是敗給現實，而是輸給了內心的不自信。

內心沉穩篤定，不隨世俗盲從，才是成年人最好的生活姿態。那些日子過得安穩從容的人，未必天賦出眾，也未必事事走運，只是多了一份守住本心的定力。認定的事，就靜下心踏實去做；外界的評價，擇善而從、不被裹挾。遭遇困境不慌亂，歷經挫折不抱怨，懂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的路，遠比旁人的閒話更靠譜。不高估自己，也不看輕自己，踏實前行便是自信最好的底氣。真正的相信自己，是清醒自知，而非狂妄固執。自信從來不是目中無人、剛愎自用，也不是盲目自大。而是能坦然接納自己的平凡，正視自己的缺點，也珍惜自己每一份默默的努力。允許自己有所不足，接納生活有缺憾，但始終願意慢慢沉澱、慢慢變好。不用拿別人的人生做參照，守住自己的本心，便是恰到好處的自信。

學會放下內耗、懂得自我肯定，才能過好平凡的每一天。人生各有時區，有人起步早，有人步履穩，不必跟風追趕，不必心慌張。新的一天，少一點自我糾結，多一份自我接納。該努力時就踏實付出，該釋懷時就坦然放下。日子好壞，從來不由外界定義，全在於能不能穩住心態，堅守本心，始終相信自己。

內心若有篤定，生活自會向陽；心懷一份自信，日日皆是新程。人這一生，難免有迷茫、有坎坷，但只要底氣藏在心裡，自信握在手中，就沒有跨不過的難關。不必仰望他人，做好自己就足夠。守住從容，穩住本心，帶著自信往前走，平凡的日子也能過得溫潤通透。人生最好的狀態，就是始終相信自己、善待自己。晨起一念自信，便是一天美好的開端。往後日子，不糾結過往，不焦慮將來，不迎合世俗，不辜負自我。守好本心，穩住腳步，心懷自信向陽而行，每一天，都活得踏實、自在、有溫度。

陳衍德

# 絢麗多彩的菲島民間節慶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五）



各說各話

絢麗多彩的民間節慶是菲律賓文化的一大特色。雖然我的《旅菲日記》對此著墨不多，但其留下的印象是難以磨滅的。

五月花節是最重要的民間節慶之一，通常於每年5月在全國各地舉行，而在下旬達到高潮。1992年5月31日我的一位堂弟帶我到馬尼拉納揚現代文化公園，觀看作為節慶一部分的美女盛裝遊行。重讀這一天的日記，我彷彿又置身於彼時彼刻興奮熱烈的氛圍之中：

「今天這裡的遊行是年輕姑娘盛裝打扮的遊行，每個姑娘都有不同的打扮，大概都是民族服裝。姑娘們面目姣好，不少還相當漂亮，皮膚都很細膩白皙，有的穿著低胸口的衣服，酥胸半露，十分迷人。大體上每位姑娘都有一位男士陪伴左右，另有一個男子舉著木製橫幅，上面寫著姑娘的名字。當遊行隊伍走過來時，兩旁人群頓時歡呼起來。有幾個特別迷人的姑娘，據說是演員、明星，走過來時更是激起一片喝彩聲、尖叫聲，舉著照相機的人們乾脆攔著她們，搶拍下這美好的鏡頭。

姑娘們頻頻向周圍的人們送去秋波，招手致意，更使人們的狂熱達到高潮。最後一位姑娘是最漂亮的，大概算是公主了，她穿著一件和馬科夫人年輕時穿的黃綠肩坎、低寬胸口的禮服一樣的盛裝，笑容可掬地向四處招手，人們不禁爆發出一陣陣喝彩和掌聲。（堂弟）行義對我開玩笑說她還向我招手致意呢！」

在當天的日記裡，我寫下這樣的感觸：「今天看到這些美麗動人的菲律賓少女，使我想起前年秋天在四川自貢看到的時裝表演，兩個不同國度的女子所展現的不僅是外貌的美、衣著的美，而且是氣質的美、心靈的美。這兩種美一樣使觀眾傾倒，一樣給人們留下永世難忘的美好印象。」後來我還從相關文獻裡看到這樣的記載：「……社區還會舉辦名為Santacruzán的美少女遊行，以此紀念找到聖十字架的聖海倫娜（Saint Helen）」，由此大致瞭解到這一活動的宗教淵源。

在天主教最早登陸和傳播的宿務，民間節慶的宗教色彩更加濃厚。1993年年初我到宿務考察華人社區，親眼看到仙努諾節（Sinulog）活動的綵排。1月10日這一天，一位父輩友人之子帶我前往參觀仙查尼紐大教堂，發現那裡「已是充滿節日的氣氛」，因為「下個星期日宿務市將舉行一年一度的Sto.Nino節」。

「在大教堂前面的廣場上，大概正在舉行排練活動。我看到幾位身穿民族服裝的宿務少女，便舉起相機將她們攝入鏡頭。起

初她們中的一兩位見我拿出相機，還含羞地轉過身去，末了卻都轉過身來，讓我拍照。宿務民風之淳樸，於此可見一斑。」（1993年1月10日日記）

回國我後寫了一篇題為「菲律賓的民間節慶」的文章，發表在《廈門日報》上，並附上在宿務拍的那張照片。照片中的一位少女還手捧著「聖嬰」神像呢！文獻記載：「……還有一些節日是與聖嬰崇拜有關……如在宿務舉行的仙努諾節就是為了紀念聖嬰的狂歡，在每年1月的第3個週日舉行。」這一天，人們先聚集在仙查尼紐大教堂裡和教堂外的廣場上，舉行由神職人員主持的祭典，然後進行盛大的遊行，聖嬰神像會赫然出現在遊行隊伍中，供人們頂禮膜拜。「歡慶的人們還會跳起一種獨特的仙努諾舞蹈，兩步向前一步向後，週而復始，象徵河水的韻律……仙努諾一詞即意為模仿河水起伏節奏的舞蹈。」

地處菲律賓西南海疆的蘇祿群島，因路途遙遠我無緣到訪。但在我採訪的禾山鄉親中，有數位曾於彼處生活過的人士，講述了他們的所見所聞。

其中，曾經擔任過多個社團職務的黃錦獅先生，對蘇祿華、菲兩族的社群生活瞭解頗深。我在1992年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黃錦獅來找我……黃曾任蘇祿中華商會會長。今天聽他介紹了許多蘇祿的情況，收穫很大。」當天的訪談錄中則有一段黃先生的原話：「蘇祿『本頭公』的香火很盛，不僅華人信，當地人也信。『本頭公』的墓在城外，城裡建有本頭公宮，那是由一位姓張的富商獻出一塊地皮興建的，共有兩層樓，樓下出租，樓上為宮，宮中有本頭公塑像。該宮設有董事會，我也曾擔任過董事。」

另外，我在一篇題為「蘇祿群島風情」的文章中說：「當馬尼拉和宿務還在『襁褓』之中時，（蘇祿首府）和樂已是繁華的商港了。」

戰前街角上曾矗立著一座巍峨的中國廟宇『本頭公廟』，奉祀明代鄭和與西下洋的死於此的一位據說是姓白的中國官員。二戰時，該廟毀於日軍炮火，戰後華僑又捐資在原址建起一幢兩層樓房……樓上則供奉本頭公神像……每到本頭公誕辰之日（陰曆十一月十八日），和樂總是萬人空巷，菲人和華人一起舉行盛大的迎神賽會，熱鬧非凡。」紀念本頭公的活動已成為蘇祿民間節慶的重要一環，超越族群界限了。

節慶之花，綻放菲島。蘊藉文化，歌舞載道。世事鈔鈔，神明遙遙。唯有盡歡，慰我寂寥。

（本文參考了陽陽等著《菲律賓文化概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